菊圃集 四

疏劄
書
序
記
說

へ16
2413
4

和 門 2413 6-4

菊圃先生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辭副修撰疏 甲辰
辭校理疏
再疏
辭修撰疏
代論徵夏疏
論事疏
辭修撰疏
辭疏

奎章閣書籍

乞郡疏
同館僚辭職劄
周易復卦演義劄
經筵進講奏義

疏劄

辭副修撰疏 甲辰

晉山姜樣子淳甫著

伏以臣於所叨之職實有萬萬難冒之義積違 召命自速嚴囚惟俟重勘少贖此逋慢之罪而 聖度天大誅殛不加 恩宥遽霈職名如故圓扉縶脫天陛又降惶竇感激不知所以置身之所到此地頭臣苟有毫分可強之勢則豈敢一向違傲以重其罪戾而顧臣私義終無妄冒苟出之理茲敢瞽守咫尺復事瀆擾於 嚴廬罣吁疚之中臣无死罪死罪臣之

危苦之私兢蹙之情縷已略陳於所供妥辭中而情窮勢迫不自知止復此猥列其一二惟　聖明垂察焉臣以薄資早逾一第涉世昧方妄犯時忌擯逬西南首尾四年人尤阮甚神譴隨之中間禍釁世所罕有窮痛在心萬事灰念一味屏廢不敢以恒人自處者亦嘗有年而不免牽迫於家貧親老之私至竟黽俛於郎署縣紱之間臣尋常自顧愧失初義今若曰是漸進恬躋清塗則不但臣心增恧人將謂臣如何況臣與前校理臣金弘錫有不可并侔之嫌此則人人之所共諒知者蓋彼嘗以不欲同院而臣到今諉之以時移事往而先後周旋於一館之席帖然若都無事則其將為何如人哉噫臣之以此為辭實非效尤於一切世俗追事修郤之態而顧人臣辭受去就之際不可不審嫌故也且念　經幄論思責任甚重自非才學贍淹望實俱優者莫宜居之如臣謏末雖微情地之不安其可一日冒處以貽清朝人士之羞哉臣方以種種私義為言未暇自効以材望之不稱而此亦臣難進之一端也臣嚴畏分義不敢坐違　召命謹此隨　陛　禁扃之外而反復思惟決無趨承之勢不得已拜章徑退臣罪至此无無以自

贖伏乞　天地父母察臣至懇無一毫假餘　速賜
鐫斥以安微分仍治臣前後慢命之罪以勵羣工千
萬幸甚

辭校理疏

伏以臣自叨本職以來首尾二旬之間　召牌以十
數置對者四遣　特教嚴責亦不止一再而惟一向
不知變改者豈徒愚頑冥迷全不識君臣之分然我
顧其中有萬萬難冒之實故耳其所謂難冒之實前
後懇牘爰辭中竭盡無餘　聖明或有以俯燭其一
二而輒以強引阮往為　教夫人臣處義在事之輕
重如何耳見今向往不消分別苟不顧私義之輕重
大小徒以為事屬高往在今無可嫌輒晏然冒出曾
不以為娓則　聖明焉用如此臣公議以為何如人
哉此臣所以寧受慢命犯分之誅不敢冒難冒之嫌
而強難強之義以為忘廉沒恥之人者也噫昵陪
清光人臣至願叨塵　經幄何等　恩華臣苟有一
線可出之路何苦而自阻於新化清明人人自奮之
際徒干鈇鉞之罪而不自知悔也哉況今　日山日
迫上下哀遑此豈人臣言私違命之日而撫躬自顧
轉動無地有臣如此生不如死抑臣尤有所萬分危

再疏

伏以奄然之頃　曰山禮訖虞卒事畢仰惟　聖上
皇皇哀慕尤何以堪處仍伏念臣於見叨之職終始
自畫之義　聖明或已俯燭而旬日之內乍解旋辱
寵贖無由續徹　嚴召不免輒違臣情窮勢感一味
震隕實不知所以置身之所而此際況聞承宣之臣
以臣違傲之狀有所陳達於昨日云　筵席事禁雖
未得其詳而槩聞其所臚列不比尋常一則曰坐罷
更敘復言情勢一則曰渠若有一分嚴畏之心何敢
以猥屑之語如是陳　聞隱然驅臣於全沒分義無

戴慚悚者前後筵臣之奏日昨長僚之疏初不諒臣
之情地徒驅臣於無端違慢之科此則臣平日處身
無狀同朝同席俱待以這等人而不欲以廉隅一節
責之甫本來私義之外此又臣大段難進之一端也
即者　恩宥之命已是格外而　天牌纔臨於方出
圓扉之際臣嚴畏感激不得不趨詣於　禁扃之外
而咫尺之守猶夫前日輒復拜章徑退臣罪至此尤
無以自贖伏乞　天地父母諒此懇籲之無一毫假
飾亟斥臣職以全徹分重勘臣罪以嚴公義千萬幸
甚

端違　命之科臣聞来心骨俱竦直欲鑽地而入也
噫人臣以身事君之義不在於奔趨之恭而在於量
分區義審處公私無失一身之廉隅不辱公朝之風
教而已況且或進或否視所引之輕重如何耳苟其
所引重則固不害守以為終身之義豈可以一番經
叙化作別人宿往嫌處之以前生事而擔擺清塗
不自知愧也耶其所謂嚴畏二字不惟承宣獨知此
義凡為人臣孰不知是而此特統言為臣處下之常
體而若夫情勢難強引義自處之類不宜一一責之
以此道無乃承宣或有所未盡着得也耶臣常以近
世士大夫間不恤廉隅擔閣私義輒以嚴畏二字作
一便門為尋常慨然矣今苟如承宣之言則人之忘
廉冒嫌不顧人議惟知進身者為可奨凡此污拙自
靖之輩皆伏慢　上之誅矣承宣於此恐又失言矣
臣本朴訥少言粗嘗自勉於無辨之義而今其為言
不但任口凌藉苟以此為罪邦有常刑臣豈可以重
犯猥屑之目為懼而緘口泯默終自阻於　聖明之
下哉臣之區區私義前此懇牘妥辭中略已罄陳煩
不敢每每提達而蓋其一出世路備遭無限讒變情
危跡苦不比恒人凡係榮塗自畫已審則今此以僚

嫌為辭猶是第二件事而上阮不能見白於　君父
下文不能見諒於同朝畢竟自陷於慢　上無嚴之
大罪臣之情地其可謂窮且急矣昨日　嚴召之下
即具此疏時值昏暮未及　上徹而區區危迫之情
終不可但已故輒復冒死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
伏乞　聖明即削臣職重勘臣罪以謝人言以安私
分千萬幸甚

辭修撰疏

伏以臣於日昨黽俛出肅不過為粗伸分義之地而
區區咫尺之守終有所不可變者且臣得見方萬規

疏本則其所以臚列三司不言之罪者非止一事臣
雖不以館職自處顧其官則三司之一也雖未嘗一
日行公首尾數朔淂帶是職則不言之罪臣安得獨
免哉此臣所以不敢復為冒没應　命之計而抑有
私情之萬萬崩迫者臣之本生偏母年迫七旬衰耗
無餘寧日常少居恒有凜凜之憂而即自數日以来
時候多感病情危篤初曰膈痞轉成毒痢登溷無算
氣息漸綴食飲少進餌藥無效臣於此時方寸陡亂
世念都盡雖微踪地之不安以此情理實無離捨承
命之勢臣之心事其亦戚矣　洊牌特教之下不

得不隨詰　闕外拜章以退伏乞　聖慈恢體下之
德推錫類之仁　亟罷臣職俾臣得以專救母病仍
治臣不言之罪以謝言者不勝幸甚臣於引私請罪
之章固不宜妄及他說而愚衷所激略附老生腐儒
常陋之談惟　殿下垂察焉於乎　殿下嗣位以來
凡所以發號施令者必存姑文尚實之義而銳治敏
學聽聞洽然一國臣庶舉方拭目於維新之化此實
吾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臣愚死罪尚不能無憂
治危明之意臣竊瞷我　殿下英明太過而或少凝
定沈厚之意思溫仁有餘而猶欠嚴毅堅礲底氣像

以致欲祛文而文愈繁欲懋實而實未著隨事隨處
迄未見有一分成效者抑無乃我　殿下本源之工
有所未盡而然耶先儒曰人主一心萬化之原誠以
出化者人主而所以出化者即在此心故也於此而
克盡焉則可以端拱無為而百度咸貞衆趨皆正矣
苟未盡焉則凡於施措之際語默之間或存或亡乍
出乍入類不能純然一趨於正一出於誠而一世之
風聲氣習趨舍向背亦隨而變矣可不懼哉可不戒
哉臣竊觀近日以來災眚日垂變症層出自逆涙以
下接踵而起者指不勝縷而至於應煬萬規輩而極

矣不忍言駭聽誠有如向日　聖教者而當朝之
小大臣僚顧瞻低徊舁氣惕息工為目下苟容之圖
不思齊聲下討之義甚至為倀而要媚者有之挺身
而効功者有之人性之喪失至此而無餘地矣然其
彼此用意均出於局上得失之計則無怪其反鑑之
如此而彼門墻之外尤有可笑而可惡者羅學川金
始鎭申澤等是已噫可記之功可釋之義苟如渠輩
所云則前後數年之間何其死伏無言而今始相
繼躍起言若不及者其心術情態令人有不忍正視
者矣嶺南之終古無此事信如始鎭之言而矣言之

冢未及還歛躡人之武同歸一跡言發行隨固不可
責之於此輩而山南數百年直聲正氣終不免為此
輩所掩蝕臣實痛之也雖然是豈但其人之為可責
也時習之汚隘人趨之衰正無一不關於　國家之
風化則今日之無論彼此近踈而窺測逢迎忍為是
態者臣不得不為　殿下出治之原終有所未盡而
然也　殿下試觀前史人心世道陷溺如此而國為
國者有之否乎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此臣所以必以　殿下本源之工拳拳加勉而
不知止者而夫所謂本原之工亦非有別般道理惟

在　殿下敬以持之誠以莅之造次之間無少間斷而已故傳曰正心在誠意先儒曰涵養須用敬伏願

殿下終始留意焉

代論徵夏疏

伏以臣得見過去邸紙則掌令徵夏避辭肆辱　先王無所不至臣看来心膽俱裂寧欲無生噫噫徵夏亦人耳渠若有一分臣子之心則其何忍發此言於　殿下之前也惟我　先大王友愛之隆根於天性至仁盛德迥出百王一國臣民方以德業未究弓劒遽遺為没世之至慟今徵夏乃反驅之於亂世至以

伊時備忘謂非出於　先朝此今古悖逆之臣所未嘗道　殿下歷觀前史曾有以逼辱　先王之語臚列於　當宁如徵夏者乎臣實不欲多言以戚我　殿下之心而以　殿下回心之德觀此賊不道之語想必有怵然惕然於中者矣此而不誅民彝數此而不誅物則亂此而不誅萬古之名義紊矣臣以疎逖之蹤不敢與聞於廷議而此則事關　先朝不忍終嘿敢附沐浴之義仰伸懲討之請伏願　殿下特發明旨亟正徵夏之罪以明萬世君臣之義千萬幸甚

論事疏

伏以臣賦性迂愚無用於世加以蹤跡畸孤情勢窘
氓實無驅策供處之念而徒以　恩除聯翩　聖教
敦迫感激嚴畏不得不黽俛出肅而縻瞻　耿光遽
奉　嚴教至今追惟震越靡措是皆臣罪更誰咎哉
第臣區區之愚恐　聖明未盡下燭輒敢不避僭瀆
更此略陳惟　聖明垂察焉臣於日昨　筵中敢以
前疏餘意更伸　先朝罪人快正典刑以明倫常之
義而司諫柳絖疏語適發於　筵中故就其疏中略
及徵夏志述干犯倫常之罪矣　殿下特拈志述事
而　責臣妄發　辭旨嚴切臣誠愚迷不審　聖意
之如何也噫臣之以志述為干犯倫常者以其有無
君之心也嗚乎　殿下試思之　先大王設於私親
有一毫踰越之舉則為臣子者擾禮爭論雖或有過
激之言君子未必非之而彼志述則不然公然訐揚
於無事之中至以　先王所不忍聞之語斥陳於
先王是何心腸哉昔先儒范氏於宋襄絶廟之親特
言生沒處義之道其義蓋以為義雖絶廟所生之恩
不可終絶也且今閭巷之人雖於敵以下猶不忍直
言其親之過者恐傷人子之心故也於敵之所不忍

而肆然於吾　君以事言之則犯分也以心論之則
無君也為人臣而犯分無君者其罪不干倫常而何
哉此等義理分明悠無毫分疑晦而以　殿下明睿
之見猶不能洞然覩破則尚何望正百世不惑之義
建一代大中之極也哉臣之前疏實出於民彝物則
之所不可已而　殿下以勿激過中　荅之逢中所
陳亦不過前疏之餘意而　殿下獨舉志述事而摧
折之終至於　辭氣過勵　責教非常此臣平日言
行不能見孚於　君父之致而顧　聖上容待虛受
之德亦不免緣臣而有歉是皆臣之　罪也撫躬自顧

更無以抗顏於人況敢復倘論思之列揚揚出入以
重貽　清朝人士之辱哉區區尺尺之義自畫已審
而昨日　太廟親禱見差大祀不但倉卒事意有難
變通臣以為本職義在必辭而工祀之役分不宜固
避茲敢不顧常規直詣　享所而畢事之後不敢留
陪　法班徑歸私次徑情之罪无無所逃伏乞　聖
明諒臣情勢不可更冒察臣懇籲非出假餘　亟賜
鐫削臣職名仍勘臣前後慢　命之罪千萬幸甚

承旨宋寅明以司諫柳綏疏論志述黜享事批
繳還事陳達云云上從之且下教曰尹志述
事謂之梁於黨習則猶之可也而終是言人所難
言云云臣進伏曰臣於前疏略有所陳而更以餘

意欲有所陳達但先殿下蕩平之意羣臣雖無狀豈不欲仰體而後蕩平可議不然而徒
伏以分則分也斤斤於不得言有當亦非上矣曰予欠臣之不能盡聖人之道耳
一言於毫末之差千里之謬者過力爭可試也思起上曰以尹志述為干犯倫常豈可以於
上曰殿下之志述之罪干犯倫常極為儒臣所終則隆親過禮跪於私親或發妄言之罪不王不倫不常乎臣又起
大段目之乎臣下曰生其制無君述則人君於私親或發妄言之罪不王不倫不常乎臣又起
在下而發之乎臣下曰生其制無君述則人君於私親或發妄言之罪不王不倫不常乎臣又起
恐大黨習妄述為干犯倫常豈可以於
志述之罪干犯倫常豈可以於
欲志蕩平則此非蕩平也乃姑息也
所陳達但先殿下蕩平之意羣臣雖無狀豈不
仰體而後蕩平可議不然而徒
父務矣勝非上矣曰臣儒聖於遂臣心退欲而區矣區臣本又意起無伏一日毫干涉於
習之能有言當亦染聖心黨習甚鍾人曰儒人受病儒言
伏與君

辭修撰疏

伏以　王世子邸下膺質夙就筵加禮成此　宗社臣民無彊之福也臣以散秩八與末班獲瞻　岐嶷之容　備服之儀歡忻抃祝不特延頸而已今日朝謁庭賀亦擬隨諸臣八衆以伸臣子區區之忱矣不意玉署　除命遽下此際私義所拘轉動不得既無秖肅之路自阻嵩呼之列瞻望　雲陛罪恨交極念臣難進之義日添一日或者　聖明有以俯燭而祓帶屬耳　除墨隨下徒使一向虛帶之窠此臣所以惶隘迫慼不知置身之地

者也噫臣誠愚頓冥迷徒知大義之不可擯閣而不知危機之不可輕觸未戒括囊自召譏鏑一遭閔瑗之醜辱再遭國舅之忿斥三遭韓師泌之狂詬亂嚢其彝常逆順之分義理是非之辨則惟在　日月之明有以平察臣固無事更言而以一身而犯衆怒朝一人斥臣名夕一人舉臣罪多口可畏駢踢難支如是而不思歛避自同平人徘徊於清塗言議之地則不但臣處義為無狀其睢盱而向臣者又不知其至於幾人終亦狼狽而止耳此臣於本来情勢之外近又萬萬危迫雖犯慢　命之誅而不得不守咫尺之義者也今於　召牌之下不敢坐違謹此隨詣　闕外拜章徑退伏乞　聖慈深矜疾聲之號　特推體下之仁　亟削臣職刊臣名籍俾臣得以杜門歛跡以謝人言以補私分千萬幸甚

辭疏

伏以臣於館職前此持被横經誠如李臣德之言則今於　甄除之下更無必辭之義而第其為言太費辭過用力信口凌疏無少則停此在臣便一衆童臣何敢徒冒　寵靈恬然承膺以重貽　清朝人士之厚哉噫世道難平人心不同顧此畸孤之蹤時雖黜

俛於代匱之際而若夫臣圈選録之役自有主之者
在如臣者欲苟然而隨波乎則易失其主意欲不失
其主意乎則易近於喜事此時無寧奉身歛退之為
差可無跡故臣果移疾引童得奉　恩罷夫所謂不
欲強乞苟同臣意亦自如此為臣德者直以此勘臣
之罪顧何所不足而必以私席諧笑之餘登之於章
牘暴之於　君父之前此莫非臣不習世態不簡口
語之罪臣方駭悚自責未暇有尤人之意而所可慨
者人臣告君不宜如是之瀆君子言人亦不宜如是
之刻況其所當辨者正在於東壁一事館職之收叙
與否似不必攬為已責而不擇之語橫及臣身臣於
此實不省其何故而為此而要其意不過欒臣而辱
臣固不欲多言而以臣觀之難化二字於其人身上
恐有不盡講於照溺之義者也雖然此皆臣之罪也
向使臣早自量時引分屏遠於霑濡之塗則人雖喜
言無曰而至於臣矣遲回洊沿迷不知顧畏竟狼狽
至此皆臣自取更誰咎哉惟有杜門自靖之粗可息
補而嚴囚經勘職名如故惶隕戚迫靡所容措　恩
召之下不得不趨詣　闕外而反復思惟決無抗顏

冒出之勢輒此拜章徑退伏乞　聖慈俯加諒察
亟命鐫削臣職仍治臣違傲之罪以謝人言以安私
分不勝萬幸

乞郡疏

伏以臣今日自直次晝仕史局矣得聞老母病報倉
黃来視則頭疼肢縮神思昏昏寒氣大作體戰如瘧
咳嗽兼發無少間息蓋老人微綴元氣暗傷於換節
之際而今始一二毋見於外者已如此之凜凜来頭
之憂又有不可以勝言者臣方身自扶將料理藥物
以此方寸實無離捨就直之勢　亟賜恩遞俾臣得
以專意救護幸甚抑臣有私情之萬萬懇愫者敢此
附陳噫臣賦命險釁生世孤露幸而所相依而為命
者只有此本生偏母今年六十八篤衰甚病如上所
陳一月之內寧日常少居恒有床笫之憂少失將理
則頃刻危凜常如今日之為其所以扶補之道只在
於飽藥之須而臣家本貧寒不能為養在病而乏蔘
桂之資當食而無宿肉貳膳之具不孝無狀之罪臣
固無以自贖而每誦古人風樹之語一日養之詩未
嘗不怵然而懼恤然而悲臣之情理其亦戚矣顧臣
忝近　帷幄陳情有例每欲以懇迫之私仰冒於

慇覆之天而適值館僚簡少推直甚苟且除連
講筵冊子垂畢此時干涸有所不敢徊徨嚅嚅至于
今日今則講書已迄　經筵姑停堂録方完才彦并
造臣始可以退而言私而仰惟　聖明方侍　東朝
以孝為治如臣情理宜在
俯諒来諭之懇　特推錫類之仁　許畀臣便小一
邑得使臣将母往赴以遂區區之養則臣母子啣祝
　聖恩當如何　承明之直臣豈有暇　日月之光
臣豈欲遠違而計日長短之際情不得不迫而勢不
得不急惟　聖明垂察焉

同館僚辭職劄

伏以臣等於昨日　筵中適曰私陋少出致煩　特
推之命退出後屑瀆是懼雖未即陳章自劾而惶悃
交中實不知所以置身之所矣此際兩司處置見歸
本館臺臣所引以為嫌者其所遺與臣等無異臣等
方其躬之不閑顧何暇晏然措辭於他人立落之科
以犯古人同浴譏裸之誚哉既不得冒當處置則有
不可苟居職次伏願　聖上亟遞臣等之職仍治臣
等　筵席愆儀之罪以肅朝綱不勝幸甚

周易復卦演義劄

伏以歲序嬗敉氣交南至昏壁朝軫七日正復此際
臣等伏見昨日　下政院備忘滿紙絲綸無非所以
對時育物之義而首擧易之復卦拳拳於陰剥陽亨
之幾推之於世道人事汚隆得失之會下緜本而至
末上自徽而及顯於此可以仰見我　殿下聖學之
高明迥越百王而挽回世道懋聞新化之意溢於辭
表此誠我　國家轉否回泰之一大機會也臣等俱
以謏未忝在　經幄雖不能對揚　休命之萬一而
區區獻愚之忱有不能自已謹取　聖教中復卦逐
爻演義以備　睿覽

彖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臣等謹按人君之道必順天時故當陽始生之時
必閉關不省方者乃所以靜養之也蓋一陽才動
其氣方微不有以靜養之則易至於閔遏而不長
比如善端初萌其幾至微而不有以擴充之則易
至於牿亡而不存此先王所以齋戒掩身以待陰
陽所定之義也惟　殿下懋哉
初九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臣等謹按繫辭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此不遠復無祗悔之
義也人之有過而不自知其為過者已矣雖知之
而曰循姑息改之於既久之後則亦終不能無悔
吝焉苟及其過之未形而即改之是不遠而復也
何悔之有有過即改在凡人猶為美德況人君處
至高之位居至亢之勢而勿以既往而不戒勿以
小失而吝改則自底於元吉之休矣豈不盛哉惟
殿下勉哉

六二休復吉

臣等謹按初爻為仁人之體而二爻能下之此附
下於仁者之象也人君為學莫貴乎以仁居上而
能下之以其為賢也此古聖人學而後臣之義也
既得賢者而下之資其善而自益則豈不休美哉
惟　殿下念哉

六三頻復厲無咎

臣等謹按傳曰擇善而固執之既擇乎善而又能
固執則所守堅確一定而不可易矣雖或擇善而
其執不固則貳二參三不恒其德終不免於刻印
銷印之歸矣此本義所謂屢失屢復之象也失猶
頻復故僅得無咎而復既屢失故終不免有危厲

之慮矣此可為人君執德不固之戒也惟　殿下
加省焉
六四中行獨復
臣等謹按獨復云者以其四在羣陰之中而能從
在下之一陽也推之於人事理莫不然苟其善也
不可以小而不從苟其不善也不可以衆而從之
如鄭伯用多族之議而敗唐宗取一二之議而成
惟　殿下慎厥終焉
六五敦復無悔
臣等謹按復之諸爻二則下初四則從初至於此
爻中順居尊自考無悔此大聖人生知之質無所
資而自能成德之象也然敦之一字意義至深且
切雖以生知之姿苟不著力於敦篤之工則所復
者不能堅固而終無以得到成德地位矣惟　殿
下加意焉
上六迷復凶
臣等謹按三百八十四爻中最凶者莫如此爻蓋
以柔居終有終迷不復之象故也伏惟　聖學高
明庶幾乎成湯之不吝則迷復之戒非所可勉而
臣等區區之愚竊自附於古人憂治危明之意且

夫子刪詩不去鄭衛之風者以其有懲創之義也

惟　殿下澄省焉

經筵進講

丁未七月十七日二更一點夜對于

熙政堂

上番修撰尹先荅下番修撰臣承旨鄭錫三史

官南秦良都承夏金聲發

進講心經上卷上番先讀自君子樂得其道章至

禽獸者可立致矣

上命下番繼讀臣讀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章至孔孟所以同道也

上命承旨讀自問存心至豈不可悶也哉

上命史官史官南秦良讀自孟子曰矢人豈不仁章

至蒙以養正聖功也讀畢進文義

進講首板君子樂得其道章

臣諲達曰上番既有所陳而臣意樂得其道樂

得其欲便是人心道心之分而樂而不亂惑而

不樂則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之義矣

上曰其言好矣

臣又達曰聖人之訓一言一字無泛然下得以

欲忘道之忘字下得尤精切盖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誰無欲而所貴以義制之不能制之沈溺於其中則其始道日遠而欲日盛終則一副身心全是人欲不期忘道而道自忘忘則是無道無道則便是禽獸此堯舜所以拳拳於人心道心之際者也

上曰其言又明切矣

附註張子曰武夷胡氏曰致堂胡氏曰云云

臣謹達曰張子以聲樂留連為戒武夷胡氏之言在戒酒凡人違於道而循於私者皆是欲而人欲之大者無過於聲樂酒色盖其蠱人心蕩人志此三者為甚故也匹夫而溺於此則亡其身人君而溺於此則亡其國此諸先儒之所以痛戒而附之於此章之下者其意又深切 殿下春秋方盛盛年之易濫而難制者尤在於此 殿下留念存戒是區區之望也

上徐曰所達甚好予當留念矣

進講第三板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云云章

臣謹達曰上番所陳惻隱之心為四端之首云

者大意儘好而臣亦有所達章内怵惕惻隱之心下以非所以内交要譽結之結語發明惻隱之心極為明白精切盖惻隱是誠實無僞出於天性底若有意於内交要譽則便是巧飾為人底外貌雖似惻隱而究其情則是僞也不可謂之惻隱矣此處着眼精察則自然有得矣

上曰其言好矣

附註問存心云云

臣謹達曰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此語極有味凡為學徒於冊子上恁地看過不就自家心身上仔細體驗来則便是古人所謂書自書我自我雖日日看書畢竟無毫分有益體認自家之訓加意玩味似好矣

上曰當加意矣

進講第七板孟子曰矣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附註問仁無四端意朱子曰云云

臣謹達曰上蔡汗流面赤自是羞惡之心而明道曰是惻隱之心此所見極精極微處知其可羞而動之於心者纔是仁端故先儒以手足瘃痺為不仁之語分曉仁字之義此警得極切今

夫不知其可羞而頑然無動於心則與手足痿
痺而不知其可羞痛者無異矣此豈非不仁乎知
其可羞而動之於心有所懲創則與手足之知
癢痛者同矣此豈非仁乎明道見得仁端極為
精微此是玩察處也
上曰其言好矣以此見之仁之為四端之首者尤為
分明矣臣曰上教至當矣
附註朱子曰赤子無所知云云
臣達曰使此子攙關此子利害便成箇小人了
大人心下沒許多事此言甚好先儒曰心不可

有一事若使攙關牟利害則本源已汨喪駸
駸乎小人之歸所貴乎心者純一無雜誠實無
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大人心
下沒許多事處也
上曰雙峯饒氏之言自赤子而至說蒙養一篇語意
詳盡以此見之道不在他在我而已云云
臣又達曰 上教至此尤可見 聖學之高明
也先儒曰道在於我知其在我而推廣之則是
真在我雖知在我而不思所以推廣之便是不
在我也俄者承宣以火燃泉達為達火燃泉達

為善端之始也至於保四海則是擴充後極功
也　殿下既知其在我則擴而充之惟在　殿
下矣講畢以次退出
是歲七月十九日午正晝講于
宣政殿
上番修撰臣知事李墫特進
官李翊漢承旨宋寅明史官尹光毅李周鎮金
聲發宗臣洛昌君襍
進講中庸
上讀前受音訖上番讀新受音自索隱行怍章止君

子依乎中庸章　上讀新受音訖上番進文義云
進講首章索隱行怍云云
臣謹達曰索隱行怍及常之謂也曰索隱則與
費隱之道反矣曰行怍則與夫婦能行之道反
矣有述之上特加後世二字者上世亦豈無隱
怍之流而風厚俗美不能見售及至後世厭常
喜新之論得行而後往往有稱述之者故特加
後世二字者以此也
上曰特言言外旨甚好矣
進講第二章君子遵道而行云云

臣達曰此君子是輕說者非謂成德之君子也
道謂中庸之道也索隱行怪比則傍蹊曲逕也
遵道之道是大路也始得其大路而行之而終
不免半塗而廢此豈非可惜之甚乎凡事於十
分上到得九分而不及一分而止猶是底半塗
廢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初而無終便
與無初同此君子所以貴克終也書曰嗚乎夙
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此召公陳戒武王之語也武王為三代
聖王而召公猶有功虧一簣之憂此古人責君

之義也臣極惶恐而　殿下於尋常政令間常
有執德不固之病或有善其初而無其終者或
有朝有命而夕已改者半塗之戒實是　殿下
惕念處也傳曰知止而後有定志苟止則我之
所見到得極處一定而無二三之慮矣臣恐
殿下執德不固之病於知止之工有所欠闕而
然也　殿下於此深加　聖慮常存半塗之戒
幸甚

上徐曰所達切實當留意矣

進講第三章君子依乎中庸云云

臣達曰此君子謂成德君子也依乎中庸而只言遯
與中庸為一之意也不言依乎中庸而只言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如古之沮溺荷蕢之流亦
可以當之而既曰依乎中庸則非大聖人不可
以當此易之乾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
而隱者也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无悶傳釋
之曰聖人側陋之象此章遯世不見知不悔亦
此意也以聖人言之則雖不見是无可悔无可
悶矣以世道言之則聖人在世而終不見知豈
不慨然乎以今世言之聖人固不常出而砥礪
名行之士處於側陋而不見知者亦豈無其人
乎　聖明在上而使行能之士枯死巖穴而終
不見知則實為世道之慨自　上虛襟竭誠必
求側陋之賢士致而用之則有補於　國家多
矣
上曰此言甚好予當各別留念矣
臣又達曰凡讀書觀文固當逐句逐段深加容
察而苟不通上下尋玩大意則其所讀不過為
口耳之末而不免有未讀時這般既讀時這般
之恨矣自是書首章止今日進講章大意相為

終始言君子中庸中叙智仁勇三達德終又
以君子依乎中庸結之此正是中散為萬事末
復合為一理之義於此等大頭腦處　深留聖
意潛心玩索則　聖學自然日進矣
上曰當加意矣講畢後以次退出

書

答黃守愚書辛卯
上承旨李尚書書
答昏節齋李来初仁復書
答藥山吳永伯光運書
再答藥山書
與松隱窩族叔碩蒨書
答松隱窩書
答巖棲族兄楷書

與晦谷族兄㮨書代家叔
姪子必肱幣書
序
奉贐聘君李公萬選承擴之行序
送順天使君許大成集序
居昌愼氏族譜序
嶺南宗人宗稧序
伯父蘭溪公重牢宴賀序
贈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忠景公申公　賜謚宴
序
昭剛公內外子孫譜序
記
澤山齋記
冥思亭記
參判貞武公崔公震立神道碑後記
砥平尹氏夫婦孝烈旌褒記
李淑人世壽圖記
杏陽小記
曹貞外盡帖小記
說

牆說
李来初二子字說
兒子必詩名說

菊圃先生集卷之八

晉山姜樸子淳甫著

書

答黃守愚書辛卯

樸白頃承批教曰其時酬對紛紜未暇奉復萬一不但私自竦瞿惟獲罪於吾子是懼也茲以專人仰謝惟吾子亮之来示所云惺懶甚孳此僕之所固望於吾子而吾子待僕之道亦得矣雖然尚有似不曉者焉不曉而不質是非吾子之所固望於僕者而亦非僕待吾子之道也茲敢猥瀆高明非僕矯為此語立異自高也惟吾子察之諸子所云大要以壞心性溺

詞章為戒雖相鞭勉之道甫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
也夫我國家僻在一隅制度不廣用人之道不過乎
科目等級而進退取舍之而已士之生斯世而欲藏
其身卷其志不為理亂黜陟之役者則山林已矣如
或恃其抱負任其安危恥吾君之過戾吾民之窮俯
仰一世擔當事業者舍科目奚所進取哉山林獨善
地也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而憂天下者之所不能
安也僕愚陋無知曉業且淺近固不敢出氣力作大
語俯仰之擔當之而猶有所甚不自輕者焉其將憂
天下者乎其將不憂天下而就山林非

余心安也故詣試求舉欲有所成就豈壞心性溺詞
章而竊一第幸利祿若淺丈夫也哉直是所憂者重
也誠使古之聖賢豪傑之士若周公孔子孟軻荀卿
之徒生乎今之世其所憂者重則必詣是選而應是
舉欲有所成就藉使周公孔子孟軻荀卿之徒詣是
選而應是舉其不必壞心性溺詞章也明矣愚不敢
窃比於是數子者而其不壞心性不溺詞章猶有所
不甚相遠者矣且懼其壞心性溺詞章而不欲詣是
選應是舉則其憂者終無所解矣不幾於因噎而廢
食者乎噫洪句之賦與人者為如何哉聡其耳而明

其目良其性而聖其智上焉而象于天也下焉而體乎地也大之為海高之為山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順之為陰陽寒暑變之為雷霆風雨至於君臣父子之道禮樂刑政教化之盛冈不具於吾人一身而其日用事為酬應造次之節亦莫不由於一團腔子內則大哉人乎儻雖淺弊無所持操而洪匀之所賦與者亦不負也豈可剿其心竊其性奔走汩喪於功名榮辱利害之境與物相刃相靡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者耶少始知學作為文章本之經傳斟酌乎訓義參之史記龜磨乎事業旁推於諸子百家

老聃莊周屈原楊雄班固司馬遷奇高跪異之說下逮韓柳歐蘇空同弇鹿暢其支而博其趣雖嘗欲有所成就應試而求舉若前所謂者豈可溺詞章役科程而亡其所固有若壽陵餘子之失步於邯鄲者耶三赴禮舉黜不見錄一隨計貢斥不獲選顛頓挫縮取敗極矣然而未嘗一念汲汲僥倖於得失之觀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諧者之辭未嘗不顏忸怩而心不寧其於壞心性溺詞章為何如哉惟吾子察之至於論詩之說可謂得矣敢不惟吾子之教是聽第儻近因病尼悉愁無所告語雖有所形於一二吟

咏者而實非役於詩費精神窮思慮雕虫造狹者類
而止耳吾子或未之亮耶噫三百篇後詩亡久矣漢
魏晉宋齊梁陳隋以来無可與稱果如吾子所示而
至於亦不本性情刻苦雕琢不過工文章而已云則
亦有所惑焉草堂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而長篇短
詠無一不出於愛君憂國之意則其可謂出於性情
者乎其可謂不出於性情者乎世嘗說草堂詩刻苦
雕琢是無見耳愚以為其詩實主於典雅簡實無寓
其憂憤閔嘆而世之人爭以薄見陋識把作刻苦雕
琢看了甚不近也誰謂吾子之明見復至於是耶可
恨可恨且曰詩出於性而害性者詩何吾子之誤也
凡詩不出於性故害於性果出乎性豈害於性哉出
乎性而害於性愚未之聞也出乎性而害於性則三
百篇之詩實出於性亦果害於性也耶豈吾子之明
見而歉於此也恐不之深思耳不者必故設此疑以
試僕也士固信於知已非吾子無以發吾之狂言亦
知吾子求其是而已不徒以不順吾子之旨為罪也
吾子以為何如凡若此者果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幸
吾子若否之

上承擴李尚書書

戚再従孫密城編管人姜檝再拜大父承擯閤下伏
惟即日氷雨行中體攝動止萬福日者四牡之見過
也既失公次一御之榮又缺江干追餞之儀固知誠
阻禮隳非所以仰承親睦之義而區區迷執粗以為
蒙極辱貧重戾擯為窮商編氓者幸非督赴旬程不
當妄動一顧此非為矯激自高之圖顧私分然也至
於贐章辱命勤甚義不宜辭亦嘗竊附於南宮編藥
之意擯辱来切不理閑好口業於斯役也固不免躇
循揆閣矧念道途所經涉山川風俗凡可喜可悲可
駭可鄂與夫文物典章論喪之感諸大夫必有先吾

賦之者其敢以杉鞋之餘謬従事於乘章呂鼎之間
也哉若夫伐轂之辨執粗清爨之類語說隱非君子
可道反復以思尚幸有一言可復者夫古之重於使
者為其錫命之難嬰也為其勝儀之難習也為其有
三積之序也百罹之文也琮璋冕笏周還進退之容
也噫在今則皆無所事於此也直得濡忍黽俛報請
如式而已其餘餙下勵衆無使舌人隸人賤賣粥駔
儈之徒恣貨不憚以取侮於彼而歸辱於國焉可也
是責也紹擯例任之而所係不輕承擯以上亦不宜
不之察也雖然餙下勵衆其本固在於律吾已簡吾

行使人憚懍而不敢或有犯焉而已區區敢以此再
拜獻愚於下執事跡鮮言詖曾惶戰亡已餘祝節春行
李端復　嘉命不備
答春節齋李来初仁復書
比承手書誨諭窈瞷辭旨委曲韞雅無一分紛擾褊
迫意思區區不亶以不棄羸羸為榮感有以見尊兄
比日工夫加詣見得加透粹盎之餘至發於尋常筆
劄之間得使如弟之愚頻不慧者亦有所隱約闕度
者用是艷慕無窮仍審所履益懋瞻慰尤多　絰幄
榮掄士友咸喜清涂穩稅自此其可量耶顧某之私
計愚窃以為吾兄固宜毋足於諸所已得而加力於
或所未至使自已調度無一毫不足然後始於君德
成就之責得十分無缺矣豈吾兄精見篤識有所不
審於此第於来書謂有做好官不能看好書之嘆雖
知其出於賢者沖挹自虚之意而慕愛之篤尚有所
不能遽釋然者考亭之答黃商伯書曰不循其序而
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
畫此弟之近偶得於人而姑未知合下實工在甚處
也謹此奉聞欲與兄共勉不審兄以為如何爾月前
遇善應聞兄一向止酒時雖小開消滴而自有常程

云此是吾兄十分牢着處非如凡人卯誓辰渝之比
深賀深賀但此症本来可畏除非痛下藥祛得他潜
隠候伺一日復萌動矣須以程伯子晚来見獵有喜
之訓深自警省毋使後或有悔吝也敢恃兄虚受度
量亂言至此主臣主臣弟擯屏棄厝固不足齒數於
人而凡涉自已事粗欲一聽於命物者處分所處風
氣之同異水土之善惡凡百契活之艱辛與否不欲
計但離親遠係日月淹然有時望雲興懷方寸不得
不亂矣李延平之言弟亦近於朱書適見得粗覺其
言於弟今日地頭合是大段親切生計故區區不量
窃欲俛勉而姑未克安頓今承来示警喜發多矣但既
無實踐履實挹握邂逅易為私情所奪恐不能終副
賢兄憧憬見教之意惟是之懼耳至於寡悔翁夙夜
箴鮮非如弟天刑曾莽者所可企勉何兄之苦不想
諒而有此見屬耶比如人責寄傭教辦上閤豪士家
厨實此不徒傭不堪責之者亦不免迂濶之譏於人
如弟固不害為不堪之傭而恐誤賢兄於迂濶之科
耳書斷之語弟果有之一時泛語初非有意而發直
謂閑好話害事弟固無辭而必謂此出於介介口氣
則殆非情矣至以厚禄二字有所峻責尤不勝瞿然

日月已許久其時所云漫不能記其詳而縣則欲道
朋友無書之意而適記了此句語任筆以及語脉精
神固不在厚祿上而措辭之際自不覺捱逼之至此
此迄滞不習詩義之過也却自以為不特夙夜箴解
已向人全輸至如餘事工部律令亦不能如他善學
得致有此謬拾枉下而重煩吾兄之委責愧汗愧汗
此地是尊先祖梧里相公所嘗治也遺風餘韻宛其
如昨而七佛猗猗之桑却令人有棠芰麥穗之思況
齋堂安靈之所幸與纍居密邇日夕瞻依洋洋如在
慕羶之私尤倍他日但院儒輩局於荒陋豆邊之事

或不能如式至於朔望焚香之禮亦已填然廢曠區
區粗諷曉之近得略有所修舉矣知吾兄追遠之誠
必欲有聞於此也故並以告想聞之為之緬慕不已
也餘冀若時自愛向前益力顧此窮陋傍無強輔臨
紙流悵第切依依不宣

答藥山吳永伯 光運書

謹承哀翰稍慰日昨不盡懷所教謹悉盛意禮義至
微顧非後生末學所可臆斷硬勘今此往復實出於
古人不住講討之意感歎感歎茅容有一二微見敢
此録効下方幸惟商察今此 端敬王后復位以情

理則宜在必復以禮義則未知如何此區區所不能
無疑蓋當初遷位專由諸勳贊成非出於　中廟之
本意於糟糠之教可見二百餘年之間幽欝莫伸神
人交傷以情理則宜在必復者此也但以元符叔無
復嫂之論求之到今追復實未知其於禮為如何在
叔尚不可復嫂況在後孫而復其祖母乎元符之論
初雖不出於程子而既已見可於門人答問之間則
此便是勘破之論也亦字未為字誠如所示而以兩
關文勢觀之終是歸重於論者之言特以孟后之賢
不忍於終廢故鄭重其說其實非不純許於言者也

苟如来教則當曰論者之言未為無理而元祐后之
賢不可不復細究其文勢則情理禮義之間輕重自
可見矣故及至於伯温主太皇后而為言然後始快
許之程子之歸重論者豈不明甚矣乎且目前事與
元符迥別之論又是區區所未釋然孟后之廢專出
於童惇郝隨輩所搆誣既與三勳之贊成無異哲宗
壞我名節之歎又與　中廟糟糠之教恰類而孟后
之復其時后固在世矣哲宗喪未踰年矣以太皇太
后之命將之矣視諸今日未知其迥別者在彼邊耶
在那邊耶所可恨者在乙亥沖訥倡議之日則以情

理以禮義十分恰當比之元符何文正之時果花迫
別而世道不幸終為李荇葷所撕壞耳南相當日之
議未知其必有徵意而眉翁之見又在南相之前則
亦豈有徵意之可論耶且推移時義防微杜漸固自
有此理而苟係倫常義理至重至大處恐不可以區
區防杜之慮而有所推移也南相當日之見直主稟
承無主則可也苟所見主當復而徒拘於時義則逆
慮他日未然之事撤過目前大倫常大義理未知其
為得當也區區徵見自来如此非出於依靠拾掇而
但未知其得失何如耳玆曰叩及略布一二幸賜財

再答藥山書

續承哀札恰慰況曰一二粗鹵之言過奉盛誨傾倒
困廩開發多矣敢不拜嘉第與鄙見終有不得貼然
歸一者此固義理所關古禮無明據處不住往復畢
竟得有所勘定則幸矣故不欲徑處以古人鍾律輒
又奉報盖今日哀之所主者非　中廟之本意第之
所主者承命無所也伊時事非　中廟之本意第非
不知而終是　中廟世而復之則
至當矣過此皆為後時其將于何而承命乎凡先朝

之獎政若熙豊新法之類在後王改之無嫌不必苟
藉於毋命而若夫婉匹齊體之義至重且嚴出還廢
復在其夫而已在其夫之父母而已外此則不敢與
焉故向所謂元符之較別云者以其有皇太后之命
也若后在世喪未踰年等句行語漫及之固非義會
處然其寛等也在世與數百年容有間矣且苟在不
可改則未踰年為尤重而苟在可改則似愈於踰年
以其有憑衆之義也然此非緊脉語不必強論也嫂
叔之間在當時推而遠之為別嫌也而以親則終是
兄弟也其倫序義分之嚴重似有間於子孫之於先

世故前書率及之今必欲深勘叔孫未安之輕重則
未知為誰得而此亦非彼此所論之本也今就彼此
所論之本而稱其輕重然後得失可定復位為重而
承命輕則哀得矣承命為重而復位輕則孚得矣顧
何在枝蔓語耶伊川之言無論難疑與勘案文勢終
為主言者不然伯温又何為而拈出主太后之說耶
哲宗之有内寵固異於
去其幾何也三勲雖狡猶非矯旨當時廢　妃之教
不可謂不出於　中廟則終亦不可謂不同於紹聖
而其時幸有向太后此所以別於今日者耳盛諭所

謂臣子之所廢云者以此而勘三勳之罪可矣以此而附春秋諱尊之義得矣茅恐不可硬用於虛心講訂之際也来教中甲乙家之說設譬襯切而哀亦不得不曰上達　朝家既上達　朝家則彼正是承命有所不可援以為今日之訂也矛之前書雙舉情理禮意為言者蓋設難也非分而二之也矛之本意主禮意而為說者固自謂情理包在其中區區於此常恐偏主而侵私今来教似有膜於神人情禮之間為責此則恐高明之遺察焉且南相云云固曰哀示而演及之實非有藉重之意而其說之所以稍煩者抑有由焉向者慎耳老自哀所来傳哀以為復位之議於時義推移在　肅廟時則當主不復在今日則當主復云區區妄意哀有取於南相之微意而自與鄙見不同故即欲詳討而然耳自餘留俟面盡煩不敢一一亦希哀察

與松隱窩族叔　碩翀書

杭孚畢竟高闡先為門户賀得人繼則奉賀於叔主前而姪於年前獲侍先大父席下親奉為此孚勤懇期望之教矣俯仰之間人事變矣既以此執杭手而為悲喜之語輒敢以餘懷奉聞伏訃兪叔主撫感

於私喜之中者此時當何如也此兒妙年科名則無
論一家凡為親舊者舉以近榜山南一人歸之未知
渠將何以副之此不但為渠憂亦諸父兄一家之憂
也近日連與渠同處尋常勤勉之語不出於務實沉
默四字蓋慮聰敏頴發者類於這邊有閙故也不知
兪叔主以此言為如何前書中辭意曰杭兒而得以
承悉末世處身誠不無来教之憂周念之意仰感仰
感但此褊介之性素不能與物周旋平居遺人言固
矣而於其中亦不無望外屏舌實欲遁入絶境為封
口之蟄而勢不能得之奈何奈何菓於權一甫諸人

事終不能無脳中氣弩矣他人一甫何至是也今此
齊名何恨之語亦恐非君子服義之辭彼既實不能
有以厭服人心而徒欲以口勢籠破士大夫之議則
恐亦其不量也已權台仲所執其可謂高於人一等
我輩當娓死但渠此後事有難收拾未知其已有定
算否一有差失則前之所執倒歸占便而雖借辭於
子貢猝無以為解於人矣思之令人耿耿再叟則姪
雖欲苛論其將何事之誤耶向渠就理時云云不過
君子責備之意非再叟姪不發此言未知中間輾轉
訛翻有以攻再叟之目添之於姪者耶可笑可笑菓

有育中區區千里不隔者在耳叟似不疑雖疑之姪
自不歉然矣且為姪謝耳叟諸人曰士固不必激亦
不必畏人而苟同與其苟同焉寧激耳臨紙有感輒
又妄發至此幸勿以此紙傳人使姪重得罪於山南
士大夫則為賜大矣凡百在杭孚口達歲事將變想
惟拚拊之慟此時益切只祈一向支持慰此區區

答松隱窩書

人事棄絕久矣前年又哭吾来初此心益復無意於
人世惟是念中緣業終不能斷割去德果靜墅即其
一也書尺外物也有之可也無之亦可顧千里相照

者固在日夕倚此而為解即者忽奉手教殆如承面
温洽彼雖外物始信宜有而不宜無到此益訟向来
之不敏仍伏審調候起居平安左慰區區族姪將老
粗遣衿陽叔父衰境甚寢姑不至全愆私幸閑中偶
有漫作撥忙録一通送去以侍者嘗有士炭之好也
餘在別紙都留明春奉拜不備

答巖棲族兄楷書

窮惡古毒如爭者宜為世所棄絶而千里委書問慰
辭理懇惻篤至奉讀再三益信吾一家惇義與吾兄
厚德異常也慟矣凡係孚一身事不言十世之宗四

世之廟二百年棹楔之門三百年喬木之基一朝而
無所於寄托不審兄將何所處弟而使之達觀理遣
也今有一言倘蒙兄念宗事之至重推一家之至厚
割愛忍情思所以存亡繼絶焉則弟將撑拄餘命須
臾無死以待其成立付托否則抱主八山慟哭而枯
死而已其死其生在吾兄兄之哀不哀弟之命也環
顧遠近一家非此子無可以托宗事亦恃吾兄仁性
明識決不以區區之私而蔽於大義故耳亦敢有一
言禮貧人之祭必求仁者之粟一祭之微猶擇所從
得況此傳宗事何事而不求仁者之子而傳之耶弟
意已定於哭兄之日至死不可變流涕仰籲宇宇肺
肝千萬俯哀俯憐從當匍匐踰嶺匝竭哀苦之私姑
此不宣

與晦谷族兄 梓書代家叔

比自烝谷叅奉所轉示尊書別紙二道及自家所答
書原本於此可以見尊於先墓事用意則勤矣第此
係為先大事尊既有見則何不直通於宗中而偏及
一處有若私書為也其間多有不可不下者叅奉所
答書一二槩舉而猶有未盡說破者故略此奉報采
書中戊午禍後謫尚州云者已是大段錯失吾家慘

禍實在燕山甲子豈尊至今不知而謂之為戊午耶
至於謫尚州之說家牒之所不見家中老少之所不
聞未知尊從何而得之耶墓奴婢始末參奉所答詳
甚蓋我六代祖母自山陽定送奴婢各三於墓下其
時親有諺書文跡而我高祖兄弟公有墓奴婢不可
分執之定議至今祖母諺書文跡留在宗中此則尊
必聞知熟矣今此田民皆舍人位所屬之言何為而
發也設如尊億度籍口置墓奴婢始自吾高祖兄弟
公未知當時置奴婢之意獨為舍人位而不為別坐
位耶奴婢歸重當在舍人位而不在別坐位耶雖曰
置奴婢自吾高祖兄弟公而當屬於別坐位道理明
甚況諺書文跡之出於六代祖母明白無疑者耶然
則無論田民與祭祀凡屬墓所事一宜歸重於別坐
位而以下宗支諸位固自有輕重之序不可容一毫
私意於其間此等處義理分明事體嚴截尊倘不深
思而率爾發言如是耶尊意之必欲專重於舍人位
者已是大段病根而於舍人位亦必欲區別血孫輒
曰舍人公血孫盡在遠外又曰舍人位直派子孫皆
在半千里外又曰為舍人公血孫者可不惕念重言
復言而不已此何意耶凡我京中及尚咸諸宗皆本

我別坐舍人兩位子孫其間不無入後出繼之派而
於別坐位則無非血孫於舍人位亦均之為子孫其
於追遠奉先之道豈有彼此差等之別而尊必欲分
而二之此則意見語脉之左大錯處以尊通見豈失
於此而所以然者無他顧專重舍人位之見先已作
主橫定隨事隨處透發為病今若痛掃此意只見得
歸重於別坐位則位置自定體序自明當有不費思
慮不待言說而釋然者矣祭式變通當初實由於事
勢之萬不獲已京中嶺南累度往復終以春秋二祀
為定者蓋附於疎數有殺之義而自墓舍定有司勾

管錢穀典主祭物則謹簠豆壹祭儀而儲財防弊之
意亦在於其中其時諸議無異辭行之十數年大體
則不可不謂之善變設於節目間有些弊端就其弊
而修整亦可矣豈可以一人一時之見而續續變通
大式哉況今雖不能無弊猶不愈於當初全委奴僕
之手雜亂紊濫苟艱瀆褻全不成禮式全不成貌樣
者耶墓祀卜日與用鄙曰未知其得失果何如而嶺
南之禮墓祀多用卜日吾先世嶺南人墓所亦在嶺
南在嶺南而行嶺南之禮顧何妨耶參奉正郎兩位
既無子孫之在嶺外者則墓祀時不得不使傍親遠

族行祀而祭需同出於奴僕則奴僕主設固自如也
未見其改式之故而別有所未安也主簿位雖於諸
宗非近旁自吾別坐位而視之則實為曾孫而世遠
子孫殘徼香火將絕墓舍共設祭祀不害為忠厚之
道豈可與近代疎遠之葉比而同之哉其外種種諸
弊豈皆全由於改式而亦不可必謂其全無弊端此
固非一人一家之事勿留私意虛心講論隨弊隨整
如上所云深有望於京鄉諸宗焉如聞尊有移居墓
下之計始則得於風傳不之深信繼而聞之於尊弟
二胤則不可謂全無苗脉何尊之不思至此甚也尊
之所条列墓下諸弊及復思之太半由於子孫在墓
下尊方口言其弊更欲躬蹈其轍是何異於憂山之
濯濯而躬執斧以從者乎移居之後客地窮契未必
無累於墓下累於墓下而京外諸謗紛然四起則畢
竟合辭毀出之議安保其必無於宗中耶至此之後
尊雖悔之無及矣區區睦愛之誼不欲自外并以奉
及非直為墓下慮也幸賜諒察焉不具

姪子必胘弊書

云云丈夫生願室為父者心之子歸宜家聘女唯命
嬿婉之好龜筮亦時仰惟云云如王而溫弄尾載夙

前徽非遠門户襲儒風而貞嘉内訓有方帨帤導姆
戒而靜順兹當令愛及齒許配賤育必胘竊念甚徒
以散樗猥此扳葛養兒昧義方之教庸慙古人拜使
修不腆之儀式重先典云云

序

奉驢聘君李公萬選承擯之行序

燕京去我三千餘里十一堡遠道也使命為答我
王世孚冊勅重役也聘君李公以承擯行隆簡也行
已卜日小子樸進而勞之曰夫子之年殆耆矣任重
役而憑遠道兹行也不已難乎公曰無為也惟也受

兩朝恩如立山白首無他報今又　厚重簡而膺
是命雖老歷幾筋力也何憚于是也既而診公之色
怡然無毫分幾微可見遂作而復曰善乎夫子之
而往以是而返燕京由蹏武也使命由宴處也善乎
夫子雖然公有是行而小子又以薄官出山南東道
海上千里與公相背而日相遠此別尤令人恫恫宜
有辭以贐菲薄而身有大功丧未葬不可托於音迺
敢以弗餘之語再拜祝公之行曰幽薊之涂氷雪漫
漫虎豹斑斑公視宪式日其還又進而祝曰吾
王有孚爰畀貳邸以係　宗社以顧根柢以慰我四

海時公承　命答往来禮公有詞令　君命之序
君命之序何有於此去又進而申之曰惟　聖之簡
惟公之當凡百慎旃以副我公朝人士之望祝已小
子又再拜公舉手曰唯　上之二年九月十日小子
晉山姜樸錄獻聘君承揖閤下

送順天使君許大成集序

喜靜而惡煩人之情也然此就衆人言非所以待君
子者也夫人之生與物俱生有物便有事造次日用
無非事者而本之於靜靜則明明則一一故天下之
百千萬事日交於前而我之所以應之者暇豫不勞

不知其為可厭顧何嘗徒守其靜而漠然無一事若
佛氏之面壁打禪哉亦何嘗舍其靜而去為物役若
棄宅而傭於鄰者哉彼喜靜而惡煩者非隱詭則直
頹懦弛惰不可與論於靜者耳前内言許君大成出
外為順天君性固喜靜而邑處南方都會物湊訟集
為煩邑其行如有憂色余不知君之所以憂者憂其
邑之煩耶是非所憂也為其喜靜而猶不得其所以
靜之之道則余之上所云者是已夫靜固非空底物
事它得衆理在内特未與物相遇焉及遇之而物各
付理不為其所徇而已以此行之何有於煩邑哉余

聞順之為邑近海瘴癘水土不善君若以是為憂則固也然居楊子恵山之地者未必皆病適春循雷化之邦者未必皆病亦在人而已醫人之言曰節慎則水土不能病而其要在安心寡欲君之往也以是勉之勉之當如何亦曰靜已

居昌慎氏族譜序

族氏之書古史氏所職未知其始於何世而於周典小史係世昭穆之奠辨及族師之官可睹漢司馬太史亦嘗得讀諜紀繫譜不特帝王家旁行長歷而已則蓋其来久矣而後世不修廢矣是豈先王考世章倫愛類相仁之義哉故程子嘗以明譜係收世族為厚俗尊朝廷之道張明公亦嘗嘗焉若是乎其不輕而重也我 國固無族師官亦不有史氏奠辨之政而俗重族書近世左盛都下士大夫凡立門戶名世家者毋毋譜之家是顧何讓於隆古哉而風俗不由是加厚 朝廷不由是加尊舊家世族不由是而加興於孝仁禮義也往往乖常反道貿弊敗壞而不可止此曷故焉噫所貴乎譜諜者欲令後世子孫得覽於繫世本末之倫有以感發其尊祖敬宗仁親重德之心而俛焉以歸於厚此先王愛類相仁之義而

程張二先生之所豐豐者也今不循于是道而惟譜紀之為圖止以比俗而夸世焉則其弊徒文具耳顧亦何賴焉居昌之慎氏自前朝為大家名德奕世茁商繁昌宜有譜而舊譜蓋略前殿中龜重氏承其先人之志曰舊譜修廣之其同宗諸人咸一辭相役而其子進士後聃君實當讌録其規法則自歐蘇氏殷養實呂道曦諸家以至我　國諸大家譜故實則自高麗史以下至我　國野乘手書皆力聚而資放取長以成其譜間有自我創之以起例立考周博謹詳他譜莫及蓋其勤哉然獨以譜而已則都下諸家皆已能之其効可睹居昌氏其亦知所勉哉譜成後聃君請余序以余得在外裔也遂不辭而謹序之

嶺南宗人宗樸序

我姜氏自　國初居國都西城外為城西之姜不禄廢王甲子家遭鞫凶大諫公以直道遇害三字皆坐死其長賛成公即我七世祖也祖母李夫人家故嶺南窮毒啜泣以匱行踰嶺其隨母而南者孑然孀孤而已當是時姜氏豈不凜凜哉既得良範仟葉我祖宅居于尚山之山陽幸而諸孤成就揚顯一世二世而彌大昌焉嗟乎善人君子不幸當亂世遭離搖禍

門户夷覆而猶不永殄其世得復有是焉則天也我
貞靖公位益高　上注益隆身益不可退遂與弟笑
庵公舉家而歸城西餘兄弟之留而不歸者至今為
嶺南之姜蓋自城西而為嶺南自嶺南而反之而復
為城西留之而仍為嶺南其始皆城西氏也城西之
族有族禊且五十年其法合同姓適庶無論有服與
無服而總之皆本我七世祖即周典小宗伯三族之
政也其禮上親愛喜慶而憂恤蓋聚族師孝友睦恤
之書而房户之樽四面之席弟長安燕節文終遂則
旁采於鄉飲酒者也其坐辨昭穆不辨齒毛重宗典

也其會以春秋周官祭脯之遺也會之前日有司以
日徧告及會少者卑者必先會長老至先會者降没
揩序立以迎長老入坐定然後以次升前拜復位長
老之次則降一揩又次則起離席既咸會有司閱牘
陳記講宗禮辨宗事以聽成于長老已又有司撰鐏
罍共酒醴視飲食以序享序酬將之以敬恭而主和
有不如儀則有司舉以戒及罷必長老先出少者卑
者送之視迎禮此城西族禊之槩也今者嶺南之宗
亦倣禊合族其儀物典章如城西其皆本我七世祖
如城西而終不能合之於一席則道里限之也噫城

西之會每念我嶺南諸宗至為之引領嘆息而不能已吾固知嶺南之念我城西亦然也然合族而為禊非為飲食燕嬉也所以念先祖也重一本也念祖而重本則親親之心生則仁愛惻怛融液暢達氣類而感聲比而合折旋於户闥之間而應之於千里之外我之所以為禊其意本欲其如此也顧何必并席造膝銜盃酒合言笑然後為同哉繇是而言之城西由嶺南也嶺南由城西也分而二視之則區區之敝也惡可與論於念祖重本之達義也哉顧樂弟類忝為諸宗人十世之宗其視無間於城西嶺南比諸人容有加焉又嘗欲尋理山陽舊業全家歸老早晚成此計者當隨嶺外宗人之後拜起周還於春秋觴豆之所如在城西時今於禊事之成其私心幸喜比諸人又加切焉遂書之奉遺嶺南宗人以為族禊序

伯父蘭溪公重牢宴賀序

人之生有夭有壽而維天之運度往復不窮夭則已苟壽矣自眸齔以往隨天之運至六十而為始生之年則謂之回甲於是有丈祿朱弧之設焉又隨天之運至于七十八十而為始昏之年則謂之回昏於是

有牢牲罇醴合巹交享之禮焉至或有具冠帶珥帨
花燭文幣若始昏之為者未知其禮始於何時而在
古不見如皇明王李諸家多為人壽序積至累編而
無所見蓋東俗之尚也然所謂回甲其人六十便至
世固多有之若回昏則自回甲而又加數十年然後
乃至其人固至矣而又必夫婦俱至然後得之此其
所以曠世而厪有者也我家從祖祖父　贈參判公
內外俱享大老壽至丁亥而為回昏之年則設盛宴以
樂之我伯父蘭溪公內外又俱耆至今年甲寅而為
回昏之年彼在人則曠世而厪有矣而我家從父子

前後二十餘年之間實再遘焉是固吾先故積德累
仁以衍惠我後人而二公承際其景會哉雖然以先
故則誰非後人哉而獨二公享之顧亦有以致之也
噫維天佑厥德往而復復而復往終始無窮以無
偽也維人之全有其賦長而老老而益老壽考無疆
亦以無偽也二公豈非用此道與天而合其德者乎
參判公厚質純行固已有一家之誦而小子生後不
克久侍在我伯父則自克任應唯以來承奉杖屨殆
四十年所其所仰覿於日用起居色笑應接之際者
月日久矣重厚之德淳慤惇信之容有於中而發於

外者蓋常如執盈奉王如或不可勝而所守則確然
靜一其道誠無偽也由是而吾身由是而家人由是
而壽考多福固也況我伯母柳孺人生長名家盛有
婦德事君子純順無違宗倘賸御之稱六十年如一
日宜其齊體比德并承天休以介有此曠有之慶也
三月庚子筮日而吉公詔子曰儉而不華吾志也甫
毋為人目請客止請宗姻鄉里帝幕屏相毋餘毋設
伶樂酒食惟具毋過費人有以牢卺為言者曰俗然
也公曰噫今斯之會固亡於古者然聽子而不禁者
蓋欲曰是而合宗鄉舊故為一日之娛俗則吾不知

也遂冠服入正寢席南坐向北柳孺人北席面南順
陰陽之道也公命子孫男女交獻壽子孫男女會者
殆三十人在遠及有故不得會者又幾如之壽已公
起向孺人舉手曰禮如是足矣遂出外待賓客亦可
以觀其道也又命諸子婿姪孫次起侑歌為壽壽當
于小子不能於歌代獻須五章為壽其頌曰
於天之運不貳其軌往而反亡有窮已君子斯乞眉
壽永喜
君子眉壽家人與同載琴偕老翁翁皓首而嬉
如日于東

穀日耦矣三星晥矣曾是今矣宛其歹矣維天與往
若初于晚維孫子之慶維君子之衍衍
維桃有華其實之茂簋有饘饎罍于酒脾臐維旅
為賓為主載歌載壽童子維舞
嫘余孤苦我公是父瞻言顧懷以悲以喜其喜伊何
公壽無止俾公萬年俾小子永恃

贈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忠景公申公　賜謚宴

序

士不幸而當　國家禍難受命而盡分易先慮而適
變難豈不以職有所處則志顓於效責而應之也決

事非先講則知窘於副慮而處之也錯也哉然此為
中人以下者言爾君子則其行已也直直則誠誠則
一故之所遇而無不足焉我外先祖平城君忠景申
公即我　穆陵名臣也當壬辰之變公先以事在
皇京既聞變則奔走號叩哭晝夜不止其聲哀甚
天朝人士皆為之感泣咨嗟至比於楚之包胥當是
之時公豈有　君命哉徒以所存者誠故倉卒之間
運慮適義有若宿計而素定而苦心惻怛終有以上
格我　仁聖皇帝俾我垂覆之國苟得以復存焉噫
人至今安居飲食老死而不自知者其誰之力也彼

鄭尹諸大夫特躡公之後而處君命而得當焉耳公之在 皇京也嘗為 本朝憂以焦易筮之得血流漂杵之詞無何而變報至何其異哉然公豈以巧數異術求於神者哉我之道苟可以合於人亦可以通於神明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誠之謂乎嗟乎當時之髙臣傑士今無有存者而顧 國家削辱視又甚焉彼光靈瞻神燁然於天門赫戲之頃者有時顧神州而瞻本國徘徊踯躅當復作何如懷也悲夫公之勳紀在盟府而獨易名之賜久闕公之適孫荐延甫氏單心乞狀於前太學士白閣姜公狀成則上于太常而得施行焉我 肅宗純孝王四十三年丁酉也越二年已亥延諡如禮延甫氏終始亹亹於先故闕遺如此其亦庶幾乎世其誠者矣更乞於白閣公倡為序詩世之尚義者爭樂為之和況樸忝在外裔之列哉公之言行在史氏非一而樸於此不悉舉特舉壬辰事為言者此於公為大得乎此則他可以得之云

昭剛公內外子孫譜序

一日樸謁完山李公於西泉第公出示譜錄三編而命之曰此吾祖益寧君昭剛公內外子孫譜也昭剛

公四世而為我相國文忠公公手錄昭剛內外子孫
甚詳而在姓孫又輒識其葵冊成則刊而班諸族氏
此吾譜之始也自文忠而至不肖則昭剛之世益廣
而後生者益衆且遠矣於此而不有收集而係之原
譜者將至於古人所謂路人已此豈我文忠公之志
哉不肖用是為懼頗加搜記蓋嘗閱歲始有成焉其
規模一遵文忠公舊錄而亦有取於　莊憲王諸子
章懿公世譜者其詳在凡例子為我叙其終始於卷
首且命曰子亦以外裔名在譜中毋辭於斯役也樸
再拜受而退謹閱其上中下三編既卒曰噫昭剛為

我　獻陵王子譜必以昭剛始者固已不失於大傳
別子為祖之義而加詳於姓孫而必記其葵慶則歐
陽氏吉州譜是已若夫外親之不拘代數雖似取越
於譜家謹嚴之例而尚求周禮睦婣之教則亦庶幾
矣況如小子之忝列外裔者代遠而屬疎不如是顧
何由而溯知其為自出哉凡此數者可以見文忠公
暨我公兩世前後用心之勤而即又取其譜末刊附
秀泉君以下遺事行錄及淑善翁主以下墳山圖文
忠公手書先塋立議三道墓田券記一道以及文忠
公影堂基址祭田巨細悉載無遺苟非一心陪奉於

追遠向先之道則其凡百精密分豪無憾類未必至於是也嗟乎昭剛四世而有文忠以創始之又四世而有我公以承述之數編之內儼然成舊家典章不止係派區錄之常而已則斯譜也豈亶為公家之堂搆哉雖推之而為教於世俾士大夫世族即之以觀法焉又無不可小子所以及復感歎而不能自已者也小子於公為六世通家生周旋軒屏實自童髫窃窃嘗見公於居家日用在言行則敦本當實在文墨則裒書補漏未嘗為閑好無益事而至於先世闕遺尤汲汲常如不及公之道蓋如是也觀於斯譜亦可以

得之云

記

澤山齋記

天地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相感則通故君臣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相感則上下之道通通然後天下之百千萬事始可得以理也雖然天地聖人感之以無心衆人感之以有心上違道以求說於上此皆有心者也故疏易之感者曰去心為感感者無心之感也日余假守于咸顧名而思之尤有感於無心之義凡所以治人而臨下者必以

是求之而終不得其道焉則輒書澤山二字扁之於
所居之齋蓋取諸咸之大義而以為之志也且邑居
海山之間正伊川所謂水潤土燥而有受者於乎均
是人也君子觀之而有得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無他
不求其所以觀之之術焉爾余疲病不樂居官方謀
解歸繼余而居是齋者錄扁而求之則漸潤通徹庶
幾其有得於無心之道矣噫咸有皆義此非余所可
獨私者故於是乎書

冥思亭記

記余於童子時寓居西湖日游於湖上之阜阜自喜

兩亭小迤而南彌高而彌近湖有頹圮廢礎點没於
蒿草荒烟之中而隱然可見者父老相傳以為申氏
亭舊址亭廢且百年余徘徊眄顧悵然有丘墟之感
而時尚駭以不知申氏之為何人也往年秋戚叔進
士申君延甫氏治亭於西湖告余曰吾先祖之舊址
也子亦在外裔盍來一見余亟往焉則父老之相傳
以為申氏亭者即此也向之荒墟蒿草儼然為新構
園亭堦礎之間猶有可以約略識認於童子時所目
者嗟乎物之廢興人事之往復有如是矣既以是語
申君問亭名之謂何則曰冥思其義在書之周書蓋

成王圖存寧王之大業以作室為喻故曰冓堂曰冓
構者有以也今以區區數椽之修而擾此名不已重
乎噫君之先祖平城府院君忠景公佐我　穆陵贊
然為中興名臣壬辰之功宜可與鄭大夫崑壽同傳
而當時中朝人士之目以為申包胥者公又在鄭大
夫之先則豈不誠赫然哉其危苦之行忠勤之節不
直為我東方秘冊盟府之紀而已中朝太史氏亦必
書諸策以永垂於無窮而惟是後屬喪微家故湮翳
易名蓋闕焉君用是為懼奔走考問於先輩之能言
故事者無採銀臺日錄及野史子集且得公手筆日

記四冊於宗人家合輯補弊錄成公行狀一通始乞
諡於太常得諡如法既又殫家力行延諡之禮又徧
乞學士大夫以歌詠其事詩成則合而藏諸廟今又
修其舊亭以起其百年之廢凡先故闕遺至此而粲
無不舉焉則於所謂肯構之義庶幾其無愧乎而猶
不曰思乎思者欲其如是之謂蓋勉之也非苟曰我
已能之也然亦言其大則若周書之圖存舊業是已
今君之所黽俛而興修者非不勤且美矣而猶非其
至者幸吾君之曰是而益進之也詩曰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記曰反始復古不忘其所由生夫士夫夫

世族其始莫不由祖先勑德累仁以成其門户而不
穀傳而傾覆者皆是豈不以子孫荒悖罔念其所由
生而然也與噫君忠景公之世適也宜念乃祖勤勑
盡瘁之業而圖所以存之象法其行而章述其事苟
毋以一二所已能者為自足而疊疊於其所未至則
親戚鄉黨舉將咨嗟稱願以為忠景公有孫夫然後
吾知其永有辭於名亭之義爾君其勉乎哉遂書之
以為冥思亭記

叅判貞武公崔公震立神道碑後記

嗚乎是為我　長陵丙子死義臣貞武公崔公震立
之碑也公之死遠且百年而至今凛然有生氣余嘗
路駒城過所謂險川者父老尚或有指言崔將軍死
處嗟乎其烈義何可勝道哉然若是而死豈公之所
欲也向公不得專閫寄僅處以偏伍末將固任人者
失之矣而顧老之而易他將則主將又失之不然使
公得專兵當一面其出奇見功若壬辰鷄淵革山之
為不可知豈特以徒死立名如今也彼主衆寡強弱
而為言者甚矣其不知公也向者鷄淵革山之役公
豈用多力而勝哉雖然公得以當死死公無憾矣亦
國家之所以報公者有大司馬之　贈有太常易

名之　惠有錄廉之褒有
之　寵有鄉祠　賜號之命則於崇終隱卒之義亦
無憾矣抑世之立言君子所以狀公德者有漫浪黃
公床之狀紀有龍洲趙先生之神道碑銘即此碑也
餘亦多聞人達士之所識述其又無憾矣夫公長身
而儀容魁偉美鬚髯云碑久未刻嘗屬竹南吳尚書
書不果書今公之曾孫宣基具石請余書亦請碑後
紀余顧匪其人而徒慕公深故忘僭而如其請宣基
祖東說而為國桓之子云
砥平尹氏夫婦孝烈旌褒記

自古忠臣孝子賢夫哲婦之見於世者大抵其人多
在不幸蓋其人之可見固亦非一日特人之見之類
在其不幸焉耳然自世衰而俗降民志之不厚久矣
人倫日用之間其特行異義往往曠世而罕見苟并
世矣遠或異國近亦異方落落而不可為黨嗟乎其
希矣是可以多得之哉我　肅宗之世砥平有尹氏
天佐者其人孝子也與其妻吳居峽為農力養其親
顧家貲區僻而甘毳與貴富等鄉里固善之然猶不
之甚異也及乙未其父遘癘而亟尹氏尤盡心進藥
不應則禱禱不獲則斫指蓋無所不用其極及喪以

毀病屢踰藥而卒以死其死之日其妻吳睹其病之不可以更日先飲藥自決遂得同日死其鄉里之人士遂相與嘆異合辭而聞之　朝尹氏得　贈户曹即其妻吳得旌于其閭則今　上即位之五年己酉也夫為人子左右朝夕竭力誠養使其親安適衣食而不知其何所為人婦從夫無違操作并臼以順事其舅姑以宜其親戚隣里鄉黨誠賢矣然處常則雖賢無所見異必不幸而離愍遘凶滅性殉身若尹氏夫婦然後人始驚動稱異之得大章見于世其實其行之特絶固自於其常昔非始幸成於滅性殉身之

日也向使砥平之人知尹氏吳氏之賢於其蚤聞之不待其不幸而而在其生則尤豈不為治世之勸哉然此特自世而言貫在其人則自盡其所當為而已初非以是而要之於鄉國者也嗚乎彼特行異義曠世而罕見則千百歲一有之矣并世而異國異方則千萬里一有之矣以千百歲之久千萬里之曠顧何所不有而罕得一人於其間斯可謂罕貴矣而今於一室之内一日之中丈夫死父婦人死夫齊體并命畢義於衽席之上使人見之類若人人可能殆不知其事之為罕貴

而就一世而求之亦更無其人矣何其異哉善乎魏
徵之言曰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夫人之生世也處
常而顯名為可榮遇變而見節為不祥為人臣為人
子為人婦妾皆然也今以尹氏夫婦言之其心豈不
欲為生全之孝偕老之好而必去此而取彼則其亦
不幸甚矣王官之　贈椁楔之旌豈其心之所欲哉
而鄉人之必以是聞于　上上之必以是表奬之亹
亹者其亦重民彝也樹世教也豈其有私乎尹氏哉
尹氏執義衡彦之孫吳則翰林夢陽之後云遂書之
為砥平尹氏孝烈旌褒記

李淑人世壽圖記

完成君忘窩李公以其外先李淑人世壽圖示檇而
命之曰余嘗以是圖謁君之外祖松坡李先生於漢
上之郊居請一言識其事先生蓋諾之而不幸不及
屬筆而先生下世嗟乎今已三十有一年矣文苑長
德更無在者無所於為請惟君於李先生外孫也老
夫敢以是託之檇垂涕拜而受之按圖淑人我
獻陵第二適子孝寧大君靖孝公之七世孫也靖孝
公厥享年九十有三歲五世而為府尹楫六世而為
都正禹寘連父子大耋於淑人為大父父也淑人生

於萬曆甲戌歸監察徐公弼華　孝廟己亥卒得年
為八十六歲監察公亦七十一歲其長子　贈承旨
重民之配姜夫人九十一歲其中子　贈判書順民
八十一歲配朴夫人八十三歲其季子正民之配沈
孺人七十八歲重民之子府使来遠七十一歲順民
之子同中樞来益九十一歲配姜夫人七十八歲正
民之子来鼎七十六歲此則其丈夫子與丈夫子之
子然也亦言其女子子則其第二女貞夫人八十三
歲歸贈參判李公守約即梧里相國之適孫也參判
公亦七十九歲其子　贈參議象賢七十一歲配朴

夫人八十歲其子之子完成君存道時方八十一歲
無蟋即忘窩公也配權夫人亦七十七歲第三女歸
寢郎吕孝周九十四歲第四女歸　贈參判韓耆九
十一歲其子清興君載衡八十五歲獨長女歸宋氏
者無年而其孫國樑國柱皆踰七十方在世噫希矣
世未之有也由淑人以上既重世大年至淑人之身
而亦既與君子偕老享有大耋由淑人以下三世得
年者亦十九人非緜服食詭秘之傳而得盡室黃耆
以徧於衆商如此尤可異也圖不主徐氏而主淑人
者以徐氏之先無特壽也由淑人上下為六世之壽

而湖而本之於靖孝公噫樸亦於靖孝公外裔也維
靖孝公至德迪行積而為福物善祥延衍于後人至
於今外内萬子孫冠冕一國奭赫昌熾蓋無不備也
然苟言其以壽聞者世當歸之於淑人家云嗟乎自
古事之傳在人非其人雖言之不傳雖傳之不遠向
者不幸而不克獲言於我王父以章世而垂後卒之
使如樸不類者為之役斯可恨也忘窩公其宗自咸
川公子至于公為六世之壽其外先自淑人之大父
而至于公亦為六世之壽斯亦異矣并記之

杏陽小記

廣州退村有杏陽里父老傳以為麗末王白兩尚書
當國家顛覆相與退居于此接屋為隣種杏數百株
退村杏陽之名以此也至今其里多杏月朔必登前
嶺北望痛哭後人亦指其處為望主嶺嗟乎忠臣志
士不以國存亡異其心如此其義可悲惜乎其名湮
沒不傳也杏陽東十餘里楊根有洗耳亭又少東江
上有王忠里差南有歸農浦亦皆前朝遺老之所居
其人皆不傳歸農浦後變為九雲浦方音之訛也吾
友李来初買其地為小墅今亦死廢矣令人望之傷
心壬子臘月書于杏陽村舍

曹貞外盡帖小記

有馬在柳下白而尾鬣一道通黑如界駱黑唇騮也
黑肝黑臆於譜無徵不可名而盖馬之駿者舉首若
望若欲鳴四足左前而右後若欲行兩耳白而竦若
驚若怒無總勒羈銜鞍韉余愛其不受人之箝絡而
自在於曠原豐草之間然細觀之昂昂有萬里之意
不可止也
老樹出石上欲卧行而復立直上有人衣冠古素就
樹卧立其交而倚按之若几然延首下視視甚尊盖
樹下有兩崖兩崖之間層瀑瀹沸可觀人之下視在

是也其容若閉其神若逝其心若莫際焉亡其因瀑
而別有所寄意者耶何其視之深遠也
有山後高而前低其間林樾翳然茅屋二三隱見於
林樾之間或半露見窓櫳或屋之危僅見簡薄幽靜
若無焉豈隱者之所居歟有舟從後山出舟半出半
不出帆亦如之若山銜焉者若舟懸焉者蓋其下水
也遠見烟雲杳冥之際有山離列如眉山下二帆僅
可辨亦其下水也
有小草亭在二樹下石上石下溪水渺漫亭之左羣
山聳疊蒼翠隱隱相映有瀑自山而出入于溪噫彼

從橋携杖而獨来者為主人耶客耶主人也吾願為
之客苟客也吾願為之主
松下老僧衣緇衣露首跣足眉深目而鬚鬢然立
右膝右手加于上左膝而手又加梵夾而開之于時
白月低映松樹之間其容盖若有深思者豈於梵諦
有未所頓解打禪八思故然歟噫儒釋為道雖異而
其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同也今之世學荒少力思
者余於僧深有所感焉
説

牆説

余與子雲兄及思卿同居一巷窓通晨夕凡家中大
小切務無不通知而互得今年春夏久乾三家皆修
垣墻余則命奴治之一未嘗身莅數日而役訖思卿
視余稍力而亦苟然也顧雲兄則日坐牆所自規繩
治基至暝一石灰一土皆親自指授夜則隱規明日
之所為輒未明而起呼號童僕以赴事不足則醵閙
手收里兒以用其力所工徼有不中意則雖至累尺
必毀而改之無惜也日作不過咫寸類若怠焉者間
若往而復焉者須泥沙尾石之堅凝而復役
必停作屢日若棄焉者如是幾一月盖竭精神志慮而後成

吾洞素多人友往往以投壺鐏酒相會當夏花穀會
雲兄之所嘗樂也而自為墻歛跡不一至見邀則謝
以有事余與思卿心怪而笑之且慙之曰我使奴為
之亦已苟完矣何自苦乃爾也及大雨水余墻先圮
思卿次之獨雲兄家得全其陖陖而劈劈者固自如
也余然後嘆曰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
者未始不欲其久全而常至於壞廢者以狃於姑息
媮惰不用力於其始也故勤力而得者見功長用心
而成者收効遠豈惟墻為然哉且人情莫不喜同而
惡異醉者譏醒卧者咎坐非醉愈於醒而卧賢於坐
也惟其異於已也方雲兄之從事於墻也為吾與思
卿者勿以區區而忽之用其術一如其所規為則見
功何遽在其下而不但不能然從而竊竊然笑之至
怒而詈之惟恐其不已若何其惑哉或曰疇昔之水
齒壁之全者豈獨子雲哉若二子之見圮特偶然耳
余對曰安平之戰得全者豈無人哉而必舉田單為
言者以其鐵籠杈功也周單子之世諸侯之當敗者
奚暇一二數而必舉陳為言者以道穢而川澤不洩
梁其政怠故也今若子之言陳之敗為適然而田單
之得全不為功也何以勸之哉遂書之以為後戒

李来初二子字說

李来初二子長彥秀季彥忠来初屬余字之余敢問其所以名之義来初曰噫我後人惟荒墜我秀泉文忠二祖之遺緒是懼必以是二字名吾子者家大人之命也余作曰善哉名乎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記曰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善哉名乎然徒有其名而不能通知二祖劬躬之本而思所以象法焉則豈賢祖賢父殷勤予名之意哉余嘗曰秋江之言而妄有得於秀泉公者公蓋善於用晦者也秋江嘗稱公曰為德先内而後外此公之晦之於行也為學先理而後文此公之晦之於文也又曰濟世經略之材蘊而歸之於小技此公之晦之於琴也惟其用晦也如是故當燕山戊甲之際周旋於寒暄秋江之間而禍患不及而今闇無窮焉若文忠相國功烈在社稷德業垂簡冊煌耀宏偉想之若不可圍範而苟求其所以致此則亦貞而已嗟乎貞則正正則一一故之所事而無不盡分焉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非相國之謂乎此皆後人之不可不知而亦不可不倪焉而有及者也余故字彥秀曰遵晦彥忠曰承貞二子勉之毋隳爾二祖之業抑又有一言秀者英華童發之

謂也不以晦用之吾懼其終於無實也忠者盡己之謂也不以貞居之吾懼其終於不誠也勉乎哉二子用晦則無悔居貞則利行

兒子必詩名說

子生父必有願願固非一而無過於願為善善固非一而無過於善為子此余所以名汝之意也東漢明帝時有姜詩者其人大孝有泉湧魚出之異人謂泉湧魚出由其妻龐非詩也誠是矣然臣之賢君為之先子之善父為之勸妻之德夫為之倡今泉湧魚出致之固自龐而倡之實在於詩詩誠大孝哉故名汝曰必詩字敦孝願之也願其善為子如詩也古人之善為子不獨詩必以詩願之者名法以類之義也汝其志之哉

絢圃先生集卷之八